

千重浪

毕方 钟涛





千重浪

毕方 钟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0.03305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前后东北某地铁岭大队依靠集体经济办农业机械化的故事。

书中写了这个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集体经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作者满怀革命激情，塑造了老支书洪长岭和复员军人方亮等一系列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发扬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党内错误路线、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取得了胜利，从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无限丰富的创造力，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小说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也生动、活泼。

千 重 浪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4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1}{2}$

1975年2月北京第1版 197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206 定价 1.50 元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第 一 章

一场大雪过后，天空放晴了。已经割完庄稼的土地，盖上了一层白皑皑的雪被，只是经风一刮，露出一片片苞米茬子和高粱茬子。汽车道两旁，那崭新的电线杆，就跟哨兵一样，拉开距离守立在齐刷刷的林带跟前。刚出山的太阳，把树挂照得晶明透亮，连电线也成了根根银丝，在起伏的旷野里，象琴弦一样发出嗡嗡的声音。抗冻的素雀，一忽儿扑落在晶亮的雪地里，一忽儿扑落在树上，把银粉撒在行人的头上、身上，撒在大车老板的貉壳帽上，撒在长途汽车的窗玻璃上。

一九六五年冬天，农村一片丰收景象。屯子里的场院，被一趟趟山一样的谷垛挤满了，还有临时用麻袋垒起的粮囤，上边用谷草个或秫秸围成伞一样的尖顶。站在岗下瞅那高岗上的场院，简直成了一座座粮囤组成的城堡，连屯子里的炊烟，也好象在散发着一股股新粮的香味和丰收的气息。

座落在松嫩平原的太阳升公社小镇，这会儿正热闹红火着呢！这是一座标准的“北大荒”农村小镇，论地盘赶上南方一座县城那么大了。街道宽得能并排跑两、三台汽车；街道两旁，隔着排水沟，还有人行道。这阵，排水沟被冰雪和泥土填

平，人行道和大街连到了一起，就更宽敞了。可这么宽的地场，现在还显得很拥挤呢！墙边道旁，停放着拖拉机、汽车、胶皮车、自行车。挂着棉门帘的供销社门前，陈列着成套的水缸、瓦盆，以及扬铤、木杈、绳套、鞭杆、炕席、棉花等等，每个摊子跟前，都围满了看货问价的庄稼人。

更红火的是满街筒子的送粮大车，它们从粮库门口，一辆挨一辆直排在大道两边。十字街口上，卸完粮的空车，跟满载粮包的重车磨帮擦尾，转不开个儿。车老板尽意儿把拉车的马匹打扮得精神十足，马额头笼着缨络，脖颈上挂着串铃。街上，充满了人们的吆喝声、车马的铃铛声、清脆炸耳的响鞭声、拖拉机和汽车的马达声，使人感到一派节日气象。

太阳升公社的四合院，就座落在热闹的十字街口。这时，公社的党委会刚刚结束，急着回大队的人已经起身往出走。铁岭大队党支部书记洪长岭走在前面。他中等个儿，宽肩膀，四方脸，两道一字浓眉下，有着一双锋利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头上戴着貉壳帽，上身穿着青布羊皮袄，脚登一双棉胶皮靴。这身地道的东北农民打扮，使他本来就十分魁实的身材显得更加魁实了。洪长岭虽然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却并不见老，瞅他走起道来那股劲头，竟把冻结的雪路踩得嘎吱嘎吱山响哩！

洪长岭还沉浸在刚才会议的热烈气氛中。这次公社党委会上，公社领导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人民公社成立已经七年了，毛主席头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革命、生产出现了一片兴旺蓬勃景象，在这样一派大好形势下，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些什么新的特点？农

村干部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农业生产？“农业学大寨”学什么？如何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洪长岭脑子里就是装满了这些思想走出公社大院的。

大街上，送粮大车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车老板儿不卸车，就着自带的小马槽喂起马来。几个饭馆门口，出出进进全是送粮的人，门斗上的棉门帘一直被掀得放不下来，从里边喷出一股股白花花的雾气。

街上和洪长岭认识的人很多，有的老远就招呼开了：

“洪支书，会开完啦？”

“老洪呀，听说你们铁岭又要带头闯新路了，存心让我们坐飞机撵你们哪！”

有的人干脆打街对面跑过来向他询问，也有人迎面截住他商谈几句什么。洪长岭爽朗地笑着，跟这些乡亲们、同志们一一打着招呼，说着话儿，脚下却不停步，好容易才走到粮库门口。

粮库门口出入的大车很多，一挂枣红马驾辕的大车出门打横，一下子竟把大街插住了。车老板们吵吵嚷嚷，正闹腾呢！洪长岭老远就认出是本大队西屯老辛头赶的那挂车。

老辛头的大号叫辛景宽，屯里大人小孩都叫他“心挺宽”。这会儿，他也不管别人怎么吵嚷，仍然不紧不慢，一手挥鞭哄着前套马，一手牵着辕马，把车从从容容顺上道来。听到有人埋怨车马拥挤耽误工，他却笑呵呵地冲着车老板们喊道：

“好事嘛！车多、粮多，好年景啊！”

不知谁问了一声：

“辛大爷，你们大队今年又是一人交售一吨粮？”

“可不！全是上等粮！籽粒饱满，谷子都赶上家雀儿眼珠大啦！”

有人不服气，偏跟老头抬杠道：

“我看八成是你们那儿的家雀把谷子叨进眼珠里去啦！”

老辛头眯缝着眼，摸着那满是褶子和胡茬的脸颊不紧不慢地说：

“不是家雀把谷子叨进眼珠，是谷子糊了你的眼，要不你咋瞪眼瞅不着呢！”

老辛头的话逗引得车上车下的人全笑了。那老板儿没了词儿，也笑着在空当儿里擦身赶车走了。老辛头甩了个响鞭，喊声“驾！”跳上车耳板子刚要走，从人丛里发现了瞅着他直乐的洪长岭，便喝住牲口，招呼道：

“老支书！会开完啦？啥时候回去？”

“跟你就个伴儿，这就走！”洪长岭说着，把挎包往车上一扔，从右边跳上车耳板子，跟老辛头并排坐着。老辛头扬起鞭子，一声吆喝，四匹马拉着空车，轻快地驰出大街，马蹄敲着冻得梆硬的土路，得得得得，顺着大道飞跑起来。

打公社到铁岭，转圈儿几十里，三十多年前，不单人烟稀少，连条路也没有。后来给地主閻大膘子扛活的长工们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竟踩出了一条小路来。解放后这条路越走越宽，如今已经是一条可以跑汽车的大道了！

那年冬天，洪长岭挑着一副已经压在他肩上多年的逃荒挑子，头一次打这条没有路的路来到铁岭。好大一场雪呀！真是铺天盖地，风卷着雪尘呜呜吼叫。一眼望去，除了白皑皑高低起伏的山丘以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了！看不到树木，看不

到河流，看不到人烟，仿佛天也冻了，地也结了，只是在风雪吼叫的间隙里，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叫，这才发觉，几座矮趴趴的泥顶石头房子裹在那厚厚的雪被里。这就是屯子，就算有了人家啦！多么荒僻的地方啊！人说那北大荒是个没边没沿的大草甸子，黑土攥在手心里流油，顺垄沟就能找着豆包哇！这些外乡人啊，他们哪里知道：北大荒大着哪！他们盲目地来到这大兴安岭的南坡，再往西，便属于更加荒凉的内蒙古地带了。这一带，土地瘠薄，犁开巴掌深一层土皮，就是石头。有些地方，石头碴子干脆就露在地面上，穷人们简直就在石头缝里种庄稼，在石头缝里讨生活啊！

在那如火如荼的土改斗争年月里，铁岭东屯的农会主任洪长岭、民兵队长方立柱和西屯的农会主任邢连成，就是打这条路上抓住逃亡地主阔大膘子的。冬天的深夜，天黑得象口锅，他们打着火把，在这条路上迅跑着。十冬腊月，洪长岭穿着一双破靰鞡，枯枝野刺把他那本来就很破烂的衣服割成布条条；可在这个要翻身的长工汉心里，却头一次看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头一次懂得了团结斗争的道理。天下穷人是一家，要彻底砸开套在穷人脖子上的锁链，要跟毛主席、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合作化运动的那些年里，洪长岭和同志们去乡里、上县里开会办事，也还是打这条路走的。他们每人背着个小行李卷，怀里揣上干粮，路过屯子时，就着谁家的锅灶把干粮煨一煨，打个尖，再接着赶路。碰巧遇上个铁轱辘车捎个脚，就觉着美的很啦！十多年来，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算是刻在洪长岭这个庄稼人的心上了。他一心扑实地领

着贫下中农办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铁岭大队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先进事迹就已传遍全县；人民公社化之后，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狠抓了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具改革，用集体经济实现了电气化和非田间作业机械化，成为这高寒地区第一个达到粮食产量上“纲要”的生产大队，被评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现在，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洪长岭坐着大队自己置办的胶轮气包车，又奔跑在这条路上了！他还要奔什么呢？公社的会上，不少同志要求他介绍经验，他却向大伙表示，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铁岭要办的事情还很多，他是带着问题到会上来听意见的。他随即把铁岭大队酝酿已久的关于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想法在会上提了出来，挨个地征求到会同志的意见。会没开完人们就传开了铁岭又要带头闯新路的消息！怪不得直到这会儿，老洪还沉浸在这几天会议的热烈情绪里，思潮起伏很不平静哩！

赶车的老辛头是个闲不住嘴的人，今几个洪支书坐上了他的车，他高兴得话就更多了，一路上见到场院的庄稼垛、圈里的牲口、地旁的林带，都能引起他一番议论和感慨。他眯缝着眼，指着道旁那些头几年就有了的电线杆，带着神秘意味问老洪：

“闻着没有？松油香味！”

洪长岭笑道：

“闻着了！闻着了！不过，不是用鼻子，是这儿！”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两人都哈哈笑了！

老辛头感慨道：

“可不！咱这人不过夜、鸟不落脚的穷山沟，如今电也有啦！在早开会念个材料，油灯都燎眉毛，这会儿你瞅瞅，大街上是大喇叭，各家各户是小喇叭，又是电灯，又是电话，家里来个客，现淘米打面撒粘糕都赶趟。你瞅瞅，场院里电闸门一拉，电磁子一突突，草是草，粒是粒，简直神啦！老支书呀，这话真说对了，真是有了革命化，要啥化就有啥化！”接着老头又是电气化、机械化，又是绿化、水利化，他扳着指头一口气数了一大堆。洪长岭也不打断老头的这番抒情，笑着听他说了下去，“可不！咱强就强在用自己柴烧自己锅，没要国家一个铜板！这可是个不简单啊！”老辛头忽然转过脸来问洪长岭：“老支书呀，下一步咱们该往哪儿使劲儿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那置办拖拉机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洪长岭的心思和老头子的话碰到一个点儿上了。他从怀里掏出个烟斗，装上烟，点着了，用劲地吸了一口，才说：

“我这回上公社开会，正好也议了这个事儿！”

“我说嘛！赶在这打场、送粮、决算、分配的节骨眼上，你还坐下来开会，准是有啥紧要事儿嘛！”

这回，倒是洪长岭满有感慨地说：

“辛大哥，你是过来人了。回头瞅瞅，咱这些年一锹一镐地把个穷铁岭变得有这么点模样，可是没少斗争啊！”

几句话说得老辛头连连点头：

“可不，可不！要说这斗争，是没消停呀！咱们也没少翻跟斗、折把式，干到这个份儿上，可也真是横墙台打滚，一步一个坎儿啊！就说安电柱子那会儿，不是有个别人吵吵，庄稼院安啥电灯，活几十岁了，也没把饭吃到鼻子里去，趁早把那些

电线杆分给大伙盖房子使吧！这会儿咋样，打面机晚开动一会儿，还嫌耽误他蒸豆包呢！”说得两人都笑了。

洪长岭道：

“是啊，要干出点事儿来，就少不了要有人反对，不斗争啥事也别想干成。”

这时，大车路过一个屯子，屯口的大喇叭正在广播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洪长岭问老辛头：

“海瑞这个人，你听说过没有？”

“可不，这些日子广播里总说这个海瑞。他不就是老古板人说的那个‘海青天’吗？骨头都烂成渣了，说是有人又把他扒拉出来想借尸还魂！”

“嗨，问题就在这儿呀！有人明面上是说为这个死人喊冤叫屈，实际上是要给眼前的坏人翻案！要不说这不是件小事，咱们不能光种庄稼，忘了阶级斗争啊！”

老辛头听得连连点头，一口一声“可不！可不！”

大车继续向前走着，那辕马一会儿没听到主人说话，没见他挥舞鞭子吆喝，竟摆动着耳朵，回过头来，斜眼打量他的主人呢！辕马一松劲，前套的黄儿马和里套青骡马、外套兔灰马，步子都跟着缓慢下来。老辛头这才象醒过劲儿来，吆喝两声，虚甩了一个响鞭，马儿继续拉着车子，胶轮磨着沙石路，发出节奏均匀的响声。

不知是刚才的谈话引起，还是老辛头一时偶然想到，他向洪长岭说起今几个出这趟车的事情来：

“老支书，你今几个能坐上我这挂车，也真是碰巧啦！”

“为啥？”

“俺们七队的粮，前日就送完了，今日俺是跑‘单帮’哩！”

洪长岭没在意老辛头的这两句话，只简单地“哦”了一声；可老辛头却不放过这个话题：

“你知道俺为啥跑这‘单帮’的？”

“为啥？”

老辛头“嗨”出一口粗气，又打开了话匣子：

“昨日打扫场院，俺们几挂车都往仓里拉留作饲料的苞米破子。俺觉出麻袋挺沉，一摸是黄豆。场院里豆格穰还没扬出来，籽种和分给社员下酱的豆早拉走了，这些黄豆是干啥的？是不是整岔劈了？俺正说要找队长邢福问清楚，俺家那小子谷雨跟他妹子桂芹连晌午饭都没吃，当下就跑队里去调查，晚上记工会上，就冲邢福冒了一炮。听说这事传到邢大队长耳朵里，把他儿子好一通撻。今儿一早，邢福让俺给粮库补送一车黄豆，这不就跑‘单帮’了！”说着，老辛头打怀里掏出粮库开的那张收粮三联单来，递给老洪道：

“你瞧，俺们这车豆毛重四千二百八十斤，粮库同志好通表扬，臊得俺脸都没处搁呀！嗨……”

洪长岭看着手里的三联单，听着老辛头这几句话，想到公社会上刚刚议论过的问题，心里想：这一车黄豆不也是一个讯号？越想心里越不平静。老辛头见洪长岭不吱声，象在思虑事情，也就不再多话。只有那得得得的马蹄声，显得分外清晰。

洪长岭把那张三联单还给老辛头，很有感触地说：

“啥时候能把人们脑瓜里的资本主义思想改造了，咱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才能真正牢靠啊！”他从老辛头手里要过鞭

子，交换了座位，接着又说道：“老辛大哥，你作得对，该害臊的不是你，你们一家子作得都很对！”

“嘿，你说到哪儿去啦！”老辛头被赞扬得当真害起臊来，见老洪把马儿赶得飞跑，便说：“你不用忙，离天黑还早着呢！”

洪长岭道：

“不能慢了，早一会儿还有早一会儿的事要作呢！”

大车在宽阔的大路上跑得很欢，从公社出来，一会就过了三道岗，来到了去铁岭的两岔岔路口，顺大道往西，是铁岭西屯，铁岭大队队部在那里；往东是铁岭东屯，洪长岭家住在东屯。老洪把车放慢，将鞭子还给老辛头，说：“辛大哥，我就在这儿下车了！”便拎起挎包跳下车来。老辛头刚说了句要送他回家，洪长岭说了声“不用了！”向他摆了摆手，就大步流星地往东走了。老辛头觉着还没和老支书唠扯够。可不，光顾说这一车黄豆的事，还没听老支书说出下一步的打算，还有那买拖拉机的话，到底有没有个说道呢？他留恋地向洪长岭走的方向看去，只见他并没有回家，却朝月亮弯三队拐去。

二

洪长岭打算当天就开个支委扩大会，传达讨论公社会议精神，便就近先上三队，找三队队长徐国河。

三队所在的屯子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才建立的，正好座落在岭东和岭西之间。铁岭山逶迤延伸到这里，岔出两道山梁，形成个半月形，把屯子圈在怀里，因此，人们管这里叫作月亮弯。三队的场院就在大道旁边，凡进屯的人，都得打场

院跟前过。这场院，四周垒着石墙，方圆一二百米，从半山坡俯视全屯，甚是威风排场。那并能过两挂大车的场院门现正大开，往各家拉秸棵的大车打洪长岭旁边擦身而过，坐在上面跟车的小伙子们，就象从房顶往下瞅一样，探着身子向老支书打着招呼。响鞭声、马蹄碰击声和场院里传出的各种机器声，使洪长岭很难听清人们都说了些什么。人们满身尘土、满头谷灰、满脸喜气。场院里临时竖起电线杆，拉上了电灯，几只一、二百瓦的大灯泡，戴着铁丝罩拉在夜晚干活的地方。打粮食上场以来，从没闲着的谷子脱粒机和苞米脱粒机，在金黄的谷草垛和雪白的苞米叶堆跟前虽然显得很小时，但它们那涂着红色油漆的外表耀眼生辉，使这里摆脱了旧式场院的痕迹。

一进场院，老洪就被那紧张活跃的场面吸引住了。一台苞米脱粒机正在工作，一大帮妇女、学生，从苞米山上把苞米棒哗哗地往端筐里装，那些接筐的青年妇女，穿梭似地把苞米棒倒进脱粒机的朝天大斗里，随即又风快地把空筐扔给苞米山上的人。老洪帮着抬走苞米穰子，又帮着用扬锨把喷射出来的苞米划进大堆。脱粒机吼叫着，把碎苞米叶子刮到大伙的脸上、扎撒着的帽耳扇上和妇女们飘动的头巾上。人们头上冒着热气，忙碌着，欢笑着，整个这一圈，就象一个转动得风快的走马灯。

场院的另一角里，扬场机扬起的谷粒，迎空交织成一张金色的网。那些被扬弃的尘土、雪块、糠皮，象一股烟尘，随风飘得很远很远，那谷堆却变得干干净净、金光灿灿！洪长岭转到这里，忍不住把手探进大谷堆里，抓一把，慢慢松开，谷粒从指缝里流了下去。这个有经验的庄稼人，从手指的感觉，约出了

谷子的份量，心里不禁又一次涌起丰收的喜悦。

当人们知道老支书要找徐国河时，便指着场院心告诉洪长岭：他们队长正在装黄豆呢！

果然，在场院心，一挂两丈来长的大铁筛，高高地搭在架子上。小伙子们一个赛一个地把大半截敞口装了黄豆的麻袋，扛在肩上，象飞一样地跑上颤动的跳板，一耸身，金色的大豆象瀑布似的倾泻在长筛上，豆流在几把扬锨的堵截中，飞快地灌满一个又一个麻袋，马上扎口、搬开，被另一组人装上停在眼前的马车运走。生产队长徐国河俨然象一个威严的指挥员，把这一组作业指挥得井然有序，他自己就带头上跳板呢！

三队队长徐国河是个二十八、九岁的人。他作事干脆，雷厉风行，又有股子苦干实干劲儿，从小被人称作铁孩子，现在快三十了，上年纪的人还这么叫他。他在担任生产队长的这些年里，事事处处以洪长岭为榜样。头年地区农科站来人，帮助总结出一套科学种田的经验，徐国河就是学习这个经验最好的生产队长之一。他跟别人学法就不一样，并不是把这些经验当作铁板钉钉的条条，不问青红皂白地照搬。他是这样的年青队长，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又很踏实，一年三百六十天，绑在生产第一线，晴天和社员同样一身土，雨天和社员同样一身泥，才几年光景，就把个新成立的生产队，建成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他在指挥农业生产上很有魄力，很有办法。拿这年的“秋收大会战”来说吧，他就指挥得井井有条：在动刀开镰之前，全队三十万斤土豆就已从地里检净拉回，十五万斤卖给国家，十五万斤下窖留籽种、作粉条和分给社员。十月一号国庆节后，开始割糜子、谷子，集中全队七挂大车拉回

场院，码成了直贯场院的四道金色长城。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全队男女老少，打一场收割苞米的人民战争，边割倒，边掰棒，边拉地，边扒苞米叶。现在，日以继夜地用脱粒机把苞米脱完粒，扬净、晾干、装袋、送公粮、卖余粮。在这段时间里，真是秋收大忙时节的高潮，各种作物都已成熟，各种活儿都来争嘴，如果安排穿插不得当，就有可能把粮食捂在雪里，加上今年三队粮食空前大丰收，庄稼象是总也割不尽，打不完。尽管有这样能干的队长，尽管他们挖掘出一切可以挖掘的潜力，但是三队的活，立冬过了好久还没有收尾，而来年的活，又紧跟着撵上来了。

徐国河看到了老支书，从跳板上下来，拎起羊皮袄，迎着洪长岭，老远就招呼：

“老支书，回来啦！瞅，你走了几天，我们还干在这个份儿上，你是不放心来督战的吧？”

洪长岭微笑道：

“你们收不了场我倒更乐，只要有粮食好打，打到来年我也不愁。”

徐国河笑道：

“真不愁呀，我看你是在批评我们呢！”

洪长岭笑道：

“光批评你们就能解决问题，那倒省心了！”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场院，来到看场院的更信小屋里。徐国河向老支书汇报说：今年虽说拉长了打场时间，但总算把这个紧张的阶段抢在这场大雪的前面。现在已经进入脱粒、扬场、分粮的最后阶段。还说，“抓紧点，再有一天一夜，把

苞米突击出来，剩下的大头就是谷子了。”

洪长岭瞅着满自信的年青队长笑笑说：

“还怨我批评你，你们真的啥啥都作得不错了？”见徐国河一个劲儿嘿嘿憨笑，便问道：“群众生活安排了吗？”

徐国河道：

“头十来天，黄豆钱下来后，都给社员预支了。现在正给各家拉秸棵。”

洪长岭道：

“这就算作到家了？我看有的人还穿着夹鞋打场呢！”

年青队长不由得抱起屈来：

“这可不怪我呀，妇女扒苞米那咱，我说给她们放几天假，让她们在家做做棉鞋啥的，可谁也不同意，撵也撵不走，撵急眼了，她们就顶你，这咱你挺大方给俺们放假，场打不完，大年三十关不了场院门，让你队长一个人干去！”

洪长岭不作声了，倒不是徐国河说出了什么高深道理把他难倒了，而是他在三队场院里见到的这一切，使他在公社会议上提出的那个想法得到了十分明确的印证。

几千年来，农民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哪里谈得上农业技术的改革，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就跟弯弯犁杖、弯弯锄头、弯弯镰刀打交道。就是土改后的一个时期，铁岭一带，也还是广种薄收，每人摊着十来亩地，一个劳力要种五十亩，生产单一，谈不上高产、稳产。合作化给技术改革和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们一不等国家支援，二不等大型农业机器，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遵照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以革命